

謙謙君子虛懷若谷

朱匯森的遠見卓識

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

●龔治黃（大陸作家）

伉儷情篤晚年喪偶

朱匯森學長在一九九六年五月給我的第一封信中寫道：「我於一九四五年與同班同學楊光惠結婚，同甘共苦，不幸於前年五月廿二日逝世。生有一男一女……我們有孫兒孫女各一人，外孫及外孫女各一人。」我認識光惠學長，四川人，圓圓的面龐，樸素大方，對人熱情誠懇，和匯森是理想的一對，想不到也過早地離開人世了！

他在同年六月卅日給我的信中寫道：「弟於八十歲退休，未幾光惠患病，住入台灣大學醫院，前後三年。弟每天上午九時到醫院，下午五時回家，風雨無阻，惟仍無力回天。光惠逝世後，弟單獨居住。」

「昨天（按：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二日

）接到大函，藉悉合駕現正在成都遊憩，這對你鬱抑的情懷大有助益。大嫂仙逝才半年，毋怪吾兄念念不忘。內人光惠逝世已三年，我還是常常夢見她。上周我夢在中大期考前忽將筆記遺失，到處找不到。光惠也幫著找，並到合作社買了一本為我趕著抄寫。我焦急萬分，隨即醒來。次晨我在她靈前上了一柱香，表示謝意。」

我在信中曾和匯森學長談起我對「後事」的看法：

「我過去對『後事』一直看得很淡，但家鄉觀念很濃。認為在我百年以後，只要把我的骨灰全部或部分帶回故鄉，撒入老家東西兩側的河中即可，——『葉落歸根』嘛！

「文佩逝世以後，我椎心泣血，痛不

欲生。幾個月來我日思夜想，哀傷不已！

我對『後事』的看法發生了一八〇度的轉變。『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長恨歌》中的絕唱。我不是詩人，我不作詩人浪漫主義的遐想；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通過我畢生最悲痛、最難受的日日夜夜的反覆思考，我決心與她『生共枕，死同穴』生生死死在一起！」

匯森復信：

「內人生前主張土葬，所以我在台中花園公墓買了十四坪大的墓地，用大理石砌了短牆及墓碑，也是如兄『死同穴』之意。想五十多年前，我們在柏溪、沙坪壩時，都只有二三十歲。誰料到今天在信上交談身後之事？如此紙面交談，又能維持多久？」

「我近一年常常凝視內人靈前的相片，似乎她有話要說。說什麼？或許希望早日同在一起。已有兩年未去掃墓，今年清明，我到台中花園公墓去掃墓，徘徊唏噓，不忍離去。我想你也有同感。」（一九九八·四·廿二）

一九九七年夏，我在成都，匯森學長寫信給我：

「光惠是成都人，住在少城柿子巷十四號。我在訂婚及結婚後先後到過成都，勾留一兩周。人民生活安定富足，有『小北平』之稱。附近古跡很多，『三十里間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不遜江南風光。吾兄不妨利用暇時探幽尋勝，人生有幾個五十年？下次又何時再到『天府之國』？」

我在七月卅一日給他復信：「最近表姐陪我去陝西街訪田龍翔兄，他的夫人曾陪我們去人民公園一遊。園內園『少城公園』富有特色，給我印象較深。讀大札，得悉光惠學長的娘家就在附近柿子巷，你曾兩度光臨。舊地今猶在，故友已難尋！」

我在成都住了近四個月，九月初回到常州。十一日又收到他給我的信，再次流

露了對他老伴光惠學長的無限思念：

「你在沙坪壩曾去找到傍嘉陵江的鴛鴦路否？當年我和光惠每天晚飯後經常在那裏來往漫步。有詩詠曰：『鴛鴦路上晚風微，坐石欄杆聽子規；芳草綠侵游子屐，楊柳翠上麗人衣。』『鴛鴦路上鴛鴦侶，倩影雙雙荳蔻裏；春日柳絲細細垂，隔牆人過聞嬌語。』」

字字珠璣句句金玉

「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

一九九八年六月，我的次子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所長龔放參加江蘇省教育考察團前往台灣。機會難得，他準備在台北代表我去看望朱老伯。他要老伯的電話號碼，我告訴他，到台北後先去中大校友會找我的學長汪清澄兄，他會為之妥善安排的。歸來後他從南京寫信給我，匯報台灣考察，特別是去潮州街拜訪朱老伯的情況。

「六月十九日到台北後，我即與中央大學校友會的汪清澄先生聯繫上了，他告訴我朱老伯家的電話，要我先打電話告知老伯，看他何時方便見我。朱老伯接電話後非常高興，一口應允，約好廿日下午見

面。廿日下午汪先生來到圓山飯店，見面後在我所住的房間談了一會，我送他一些禮物，他也將有中大標誌的兩副領帶、領夾送我，其中一副給你。

「隨後我們『打的』（叫計程車）去潮州街十八號，老伯已在家等候，並囑女佣燒了綠豆湯冰起來，招待我們。我送他一本我寫的《南京大學》、介紹南大的畫冊、新茶一斤，以及用古生物化石做的印章。他十分感動，將一幀寫給你的條幅展開，讀給我聽，讓汪先生照了相，還送你一盒上等西洋參。」

「他對我說：『你父親很聰明，很勤奮』回憶往事，又暢談國事。他對內地的改革開放和建設十分熟悉，對朱鎔基有極高評價，認為京九鐵路的建成了不起，說明大陸能幹大事；也提醒，對（下崗），尤其是幹部的（下崗）要慎重，不能操之過急。他對蔣經國推崇有加，……我邀他回家鄉看看，他說，我是要回去，但要等（三通）以後。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那天天氣悶熱，積雲化作大雨，……汪先生怕朱老伯疲倦，心臟承受不了，一再示意要我離去。但老伯一再挽留，還高興地與我合影，並

風趣地說：『多照幾張相，回去才能向你爹老頭子交代。』

「在我的印象中，朱老伯是一忠厚長者，雖然年逾八旬，思維依然敏捷，愛國情懷仍很熾烈，對愛情也十分專一，令人肅然起敬！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四點多我們告辭，汪先生陪我在『真北平』吃了晚飯，又叫車送我回圓山飯店。」

「廿二日在桃園機場候機飛港時，我給老伯打了電話，向他告別。他告訴我：『吳敬基先生已於昨日上午在醫院逝世。告訴你父親，一定要保重身體！』我知道，在台北市的中國文化大學副校長吳先生也是你中大教育系同學，和朱老伯同班。一九九二年南大九十周年校慶時他帶領台灣校友回校，曾和我們相聚，一同在五台山體育館參加萬人慶祝大會，想不到他已溘然逝世！」

「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這就是戊寅年五月匯森學長在一張宣紙上寫給我的兩行大字。他要我樂觀豁達，珍惜餘生，並以「開懷百歲」共勉，「一生知己」相視。這兩句十四字，蘊含無限真情，真是字佳、詞工、意無窮。我反

復揣摩，視為無價之寶，我請人裱好，掛在室內，朝夕可見。

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他在給我的信中又寫了如下一段話：「我近來每晚觀賞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其中插曲有兩句：『讓我紅塵作伴，活得瀟瀟洒洒。』可惜我們生活在變動的大時代，雖覓得了一位知己，但活得並不瀟瀟洒洒！」

學長之言，真是字字珠璣，句句金言

啊！

一生坦蕩樂天知命

畢竟年事已高，一生辛勞，匯森學長近幾年來也體質日衰，常為疾病所苦。但他是一個智者，處此困境，他既能想得開、放得下，處之泰然；又有自知之明，能注意養生，善自珍攝。來信常談到他的健康問題：

「近年來體力日衰，弟辭謝一切約會應酬，正如程顥詩句：『老去此身宜愛惜，閒來無事不從容。』能活多久，一切順其自然。我一生坦蕩，無悔無尤。」（一九九六·六·卅）

「弟於十二月十五日午夜，突然心臟停止跳動。適小兒於斯夜宿於弟處，急救

後於天明送醫院。醫師說如心臟停止跳動稍久，即不能恢復，成為世人所謂的『無疾而終』。弟終及時急救，送院治療，已於元月六日出院，回家調養。」（一九九七·一·十八）

「我回家調養已有四個月，血壓暴升，暴降不穩定，升高到二〇〇度就怕中風，忽降到一〇〇以下就頭暈氣喘。三月廿六日在家又摔倒一次，後腦著地，觀察七十二小時，幸無腦出血或腦震盪的現象。總之，風燭殘年，多活一天就算賺的利息，本金已收回，利息多少不必計較。」（一九九七·五·六）

我在成都得悉後就立即回信：「您的血壓不穩，在家如何調養？令郎等和您同住一處否？我兄年事已高，還望千萬保重！年老防跌，尤希注意！您胸懷豁達，樂天知命，吉人自有天相！我在此遙祝上天保佑，健康長壽！」

「弟最近半年來為心臟病所苦，血壓高低不穩，服藥不見效果。醫師說老人的心臟缺少彈性，所以只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中早已勸我們看開些。」（一九九七·六·十三）

「今年春節前後，台灣又冷又濕。醫師囑咐患心臟病的老人要特別小心。……弟在春節期間謝絕宴會，也不外出拜年，這是『自求多福』，大家都能諒解。」（一九九八·二·十六）

「中秋已過數天，今年閏五月，其實時節已過寒露。秋冬之際、氣候轉變，對老年患中風及心臟病者又是層層難關。王安石詩『病身最感風霜早，歸夢不知山水長』，我深有同感也。」（一九九八·十·九）

「弟今年老化情況更加顯著，故已封筆不再寫文章。平日甚少出門。因視力衰退，不得不減少閱讀時間。心血管病幸未加重，仍按時服藥，提心吊膽又過了一年。」（一九九八·十二·六）

虛懷若谷謙謙君子

讀匯森學長的信，文筆和書法並茂，才華橫溢，是個享受。他真是當今政壇難得的飽學之士！胞弟思黃，朝陽大學攻讀法律，當過法官，後在上海執教語文。他愛好書法，能寫隸書。看過幾封匯森的信，喟然嘆曰：「這位老學長文筆古雅，書法蒼勁，是位才子！」

老學長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給我的信中，曾談過詩詞的創作：

「弟生活如常。承詢愛好詩詞，有無新作？竊以為作詩文均需才氣。弟愧不長寫作，但再三吟哦，越覺前賢不可幾及，在欣賞方面稍有進步。弟學詩早在十八九歲，記得詠白梅句，有『玉顏不比尋常色，綻放新春第一枝』，老師頗為嘉許。」

一九三七年避難入川途中，曾作多首。其後在中大時半工半讀，畢業後，為衣食奔走，久已擱筆。老年文思枯澀，只是欣賞；而記憶力太差，前一日背誦之詩詞，隔夜即忘記，亦無可奈何也。」

我友民盟常州市委秘書長李業文，愛好書畫，名家作品家中已收藏數百件。我把匯森學長寫給我的那幅墨寶請他代為送店裱褙，他見了大為欣賞，再三要我乞求朱老送他一份。我知道老學長年已八十九，有病在身，但盛情難卻，只好請他在精神健好時惠賜一幅，以滿足「書畫發燒友」的強烈要求。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匯森學長居然將墨寶及時附來。高齡老人，抱病揮毫，字跡蒼老挺拔，工整耐看，人見人贊！他是一個十分謙遜的人，信中寫道：

「我擔任公教工作多年，無暇練習書法。帶給兄的那幅字，只是紀念六十年的同窗友誼。承李業文先生垂愛，不敢藏拙，附上一紙煩轉交，並請指教！」

世亂同南去
時清獨北還

他鄉生白髮

歸國見青山

這是他寫給業文先生那張宣紙上摘錄唐代詩人司空曙的詩句，的確是書者內心的寫照。他是：五十年前東去，至今尚未西還，白髮早已皓首，青山猶在夢中！（南通有著名的狼山）

熱愛神州盼望統一

匯森來信，懷念大陸、切盼統一之情流露無遺。不信，請看：

「春到江南，自令人胸懷開朗。蘇常一帶是我夢想終老之處。」（一九九七·五·六）

「此次川渝之行觀感如何？精神當已恢復正常。江南秋季的氣候景色都很舒適宜人，是居家最好的地方。小兒最近到大陸揚州、蘇州等地公幹，帶回一本地圖，其中江蘇省圖中附有常州市圖。我找到紅

中梅公園，不知紅梅西村（按，我的新居即在該村四十三幢乙單之二〇二室）是否即在附近？據圖示有天寧寺、紅梅閣、文筆塔等名勝，正適於退休人士優遊卒歲。」

（一九九八·十·九）

「成都之天時、地利、人和俱佳，為居家遊憩最理想之所在。吾兄有文學家氣質，易地修養當可療傷止痛。弟久已計劃於健康稍好時赴成都岳家探親。光惠之故居在少城柿子巷，原為花木扶疏之『畫穩廬』……」（一九九八·八·卅）

「台灣地處亞熱帶，氣溫甚高。近兩月來天災人禍，每日聞報為之嘆息。大陸方面朱鎔基主政後表現新氣象，可喜也。」

（一九九八·六·十七）

「報載四川岷江、沱江暴漲，不知成都受災否？今年長江、嫩江、松花江大水災，為數十年來未有之浩劫。尚未聞江蘇之情形如何？」（一九九八·八·卅）

一九九七年五月廿九日，我復信匯森學長，介紹他家鄉南通的近況：「改革開放以後，南通市憑仗地理上的優勢和全市人民的奮發上進，已成為名聞全國的明星城市，與江南的蘇、錫、常，並駕齊驅。不知您老家還有哪些人和您常有聯繫？葉

落歸根，您已離開政壇多年，不妨重返大陸，在故鄉頤養天年！屆時弟當趨前和老友重聚，共訴離衷也。」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我又寫信給他：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今春返回大陸，圓了幾十年來回鄉掃墓的夢。與鹽城親友久別重聚，原江蘇省長，今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南通人陳煥友接見，在上海會汪道涵，暢遊蘇杭，並去浙江奉化瞻仰蔣介石故居，滿意而歸。深盼我兄早日在令郎陪同下也回鄉一行，看看大陸的現狀！」

老學長在五月九日給我回信，說道：

「我未了的心願是回鄉為家父掃墓。目前考慮的是健康問題，能否受得了長途跋涉。如果〈三通〉實現，回大陸不必繞道香港，從台北到上海只需兩小時，當天即可轉回南通，悄悄去來。離開家鄉已有六十年了，不必驚動旁人，事實上熟識的人已不多。」

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去信中談到了亞運會：「近來收看曼谷十三屆亞運會實況電視，這幾年台灣體育進步很快，收穫不小。何日得統一，大中華屹立

新世紀的新世界，我炎黃子孫當可吐氣揚眉，昂首闊步於世界民族之林也。」

「本月八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悍然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毀我館舍，殺我記者。消息傳來，群情激奮，軒然大波，席捲全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對超級大國敢於說〈不〉，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不知海峽彼岸的反應如何？炎黃子孫，同仇敵愾，相信人同此心！」這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廿七日我在去函中信筆直書的一段話。

《中國有望迎來歷史上第四個盛世》

「……太遙遠的事情難以預測，但中國能在可預見的將來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卻是幾乎可以肯定的事。中國近一五〇年來的落後挨打，在五千年悠長的歷史中只不過占三十分之一的歲月。對此只能看成是一時的〈反常〉現象，強盛才是幾千年來的〈常態〉。」

「今天，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在享有遠較以往任何時期為高的生活水平的同時，也百多年來第一次實實在在地看到了中華民族重新崛起、恢復久違多年的〈常態〉的希望了。」

「只要舉國上下繼續努力，不犯錯誤

，中華民族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就要迎來中國歷史上繼強漢、盛唐、前清之後的第四個盛世。」

這是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九九年二月廿四日發表的楊東山文章的幾段摘要，我轉告了匯森學長。他讀後很有同感，在五月九日給我的信中寫道：

「承抄示新加坡《聯合早報》刊登的《中國有望迎來歷史上第四個盛世》一文的摘要，預料不久我們將繼強漢、盛唐、前清之後，迎來第四個盛世。我確信如此，中國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又有十二億才智過人堅韌不拔的優秀人民，應該在國際間占有強大而受人尊敬的地位。」

「大陸和台灣必將統一，只是時間問題，孟子說：『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不知道主政者有無超越的包容心和自制力？和平統一一是國家和人民的福氣！」

匯森學長和我均已皓首白髮，然赤子之心猶在，愛國熱忱仍熾。學長所言，大處落墨，富遠見卓識，他不愧為我可敬的老學長和摯友！

一九九九年六月寫於江蘇常州紅梅西村

讀者投書

田興柱

編輯先生：

頃讀貴雜誌二〇〇〇年，九月號六十八卷，第三期，載有張醇言先生「寶島安定繁榮的契機——確保台澎的關鍵——戰登步大捷」。張先生大作開宗明義就說：「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國軍在撤離神州大陸後，對共軍之戰的登步島大捷，是穩定台海大局重要的一役。是役及同年十一月上旬的金門大捷，兩次戰役遏阻了共軍跨海攻擊的企圖，粉碎其進窺台澎金門的夢想……。」張先生鴻論洵屬不虛，惟「同年十一月上旬的金門大捷」一句應是「三十八年十月下旬」。

蓋「金門大捷」是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時開始，至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結束，浴血奮戰共五十六小時。

大詩人于右任先生有題登步島英雄墓名詩：

登步復登步，踏進中原路，

再建新中國，靈兮其永護。

香放自由花，圍繞英雄墓。

謹予刊出以紀念登步大捷為國捐軀的英雄。